



在钢铁战线上的共产党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鋼鐵戰綫上的共產黨員

*

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廣州大南路43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號

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廣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

書號：1461·787×1092耗1/32·13/16印張·16,000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100

統一書號：T 3111 · 80

定 價：(5)八 分

目 录

鋼鉄部長.....	赵 穎 何錫瑩(2)
爐前帥.....	关振东(7)
鋼鉄姑娘——馬蘭香.....	鍾 川(12)
英雄連長李廷芳.....	吳士甄(17)
馮飞重伤不下火綫.....	潘世祿(21)
模范党员江歆荣.....	杨欽奎(24)

鋼鐵部長

趙穎 何錫瑩

記者在信宜縣崇山峻嶺中的一個鋼鐵廠里會見了被人們稱為“鋼鐵部長”的陳文洲同志。他是中共信宜縣委會工交部的副部長。他從黨號召又紅又專政治結合技術的時候，下定決心深入到山區鋼鐵廠去的。整整五個月中，他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僅由毫無所知到學會了全套煉鐵技術，而且能夠幫助工人，指導生產，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成為這個縣的幹部深入具體領導鋼鐵生產的榜樣。

用土改辦法深入下去！

今年五月初的一天，陳文洲抱着要為國家多產鋼鐵、改變一般化領導的決心，翻過重重的山嶺來到信宜第一鋼鐵廠。起初他穿着幹部服、鞋襪，坐在爐旁看工人操作，幫干些零活，在工人滿頭大汗休息時向他們請教技術。可是工人總講的很少，而且客氣地勸他：“陳部長，不要拿這鐵棍，髒的很哩！”陳文洲在爐邊整整轉了幾天也了解不到什麼東

西，回到办公室里問問厂的干部，也都說在爐旁掌握不到什么情况。陈文洲感到很为难。晚上，他苦苦地思索着：为什么工人不愿和我多講話呢？怎么能鑽进去呢？他回忆起过去在农村土改时的情况，那时他住在貧农家里，同吃住同斗争同劳动，尽管語言不通，农民对他多亲，什么話都对他講……。想到这里，他猛然醒悟过来：是我自己不好，象客人一样地旁观生产，工人能对你知己、教你技术、請你解决問題嗎？对！要下去，就象土改那样全身心地下去，从做工人的徒弟开始。

第二天一早，他便光着双脚，穿了粗布衣褲到高爐边和工人一起挑炭、修爐、出渣、出鉄，每回他都挑选最髒最重的活干，汗水和炭灰弄黑了全身，手和脚烧起了泡，脚底給崎岖的山路划破了。但这些他都毫不在乎，依旧象工人一样在爐前爐后奔忙，一边学习操作，一边請教工人，而且和工人一起处理生产事故，并总结事故的教訓，从中得到启发又帮助了工人。工人们看到他这样的頑强意志很受感动，不仅把自己知道的告訴他，而且常常主动地向他反映情况，提出問題来和他商量。

陈文洲在爐边苦学苦鑽五个月后，刚来时那种不知如何领导生产的困惑消失了。他已經不仅学会了一般的操作，能单独掌握一个爐子，而且熟悉到只凭鼓风机声音，就能辨別出风量的变化，看到爐渣的顏色就知道爐溫的高低，从爐口噴出的火花能明白鉄的質量。因此，他不仅能在爐旁熟練地战斗，重要的是他能指揮生产。在这期間内他还和工人一起試煉成功，为这个厂今后出鋼打下了基础。

鑽出来指导生产

陈文洲攻下煉鉄技术关后，受到了领导和工人的贊扬，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滿足，他决心要不断提高鉄的产量和质量。

那时他发现生产上最普遍的問題是工人们光凭經驗操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时生产就不够正常。如出爐渣，工人知道黑渣不好，但为何不好？怎么避免？却不明白；又如下料，只掌握所下矿石的总量，但不能控制矿石的大小，因此爐子易出問題，不是鉄跑到渣里去的太多，就是爐里通风不好。怎么办呢？不解决这些問題就会影响鉄的产量和质量。陈文洲就請教書本，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吃力地翻遍了自己从来沒讀过的冶煉学等書籍，找到了書上的有关理論，白天拿去和工人結合实际来研究，发现黑渣是因为爐溫太低，鉄跑到渣里去的緣故；爐通风不好是因为矿石太大，下爐就堵塞，造成事故……。許多有关煉鉄技术上的問題，陈文洲不但自己通了，而且还教会了工人。于是全厂的产量就有了提高，事故也减少了。

夏天时，木炭不够烧了，必須用白煤来煉鉄，但工人因为沒用过，思想抵触大。陈文洲請教了别人和書本，发现煤的主要缺点是燃烧性不好、出气不大，需要加大风量和勤检查等。他就一面向工人講明烧白煤的意义，一面介紹它的烧法，因而解除了工人的顧虑。从开始試煉到成功的整整两天一夜，他亲自和工人一起操作，經過两次失敗终于获得了成功，并在全厂推广。这个厂还有利用水力鼓风等許多項生产上重大的改进，几乎样样都凝結着陈文洲同志的腦汁和汗水。

陈文洲不但在生产上领导工人前进，在思想上也不断影响和教育工人。全厂都知道有这么回事：扒出来的爐渣里往往掺有部分的煤，陈文洲同志就通知各爐都要挑选爐渣，把煤回收再用。有一天早晨，陈文洲路过溪水边，发现昨夜是誰把掺煤的爐渣一大堆倒在水旁。他一声不响，就把煤捡出来装了一畚箕，再写了张批评浪费的大字报，一起拿到爐边展览。工人们看后又感动又惭愧，从此以后，每爐爐渣的煤都捡的干干净净。

找到了点面結合的好方法

有人曾經說：“你是个领导，光深入重点可又怎么照顾全面呢？”陈文洲也慎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县除了这第一鋼鐵厂，还有另外两个鋼鐵厂，以及县的农械厂也很重要呀！全都应该管起来的。问题是怎么个管法？检查一下，拍拍屁股走了，这实际上是什么问题也没看到，也没解决。陈文洲想：“学着做吧，要从重点中发现問題，找出典型来带动面。”实践证明了他的想法果然对了。

今年夏天，他所在的第一鋼鐵厂大搞小土高爐，很快就从二座跃进到廿、卅、四十座……。可是他鄰近的第二鋼鐵厂因想搞大的洋的设备，却琢磨了几个月什么也没弄成。陈文洲馬上出了个主意：通知第二鋼鐵厂的厂长、党支书再带些工人到第一鋼鐵厂来参观。他们来后，陈部长一边领他们看这手拉风箱煉鉄，和水力鼓风等，一边给他们算賬：土办法小高爐建的容易、投入生产快、花钱少又便于操作。这些重要的优点却都是大“洋”的设备所不可能有的。这一场

参观和算賬給第二鋼鐵厂的干部和工人打开了眼界，具体深刻地認識到小土的好处，批判了原来的等待大“洋”的思想，回去后立即大兴小土，现在也已建成了几十个利用水力鼓风的小高爐。

“干部全下去啦！”

这个厂的干部的作风变得又快又好，这与陈文洲同志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象深入具体的领导作风方面，陈文洲也不只是一个人做到，而且还想法子讓大家都这样做。开始时他看到这个厂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总是在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可是問他生产計劃完成得怎么样却答不上来。其他干部也是这样，工人很有意见。陈文洲就通过个别談話和會議来着重帮助这个厂领导干部总结經驗教訓，指出事务作风的缺点，强调深入抓生产的意义。并且把全厂的领导干部重新明确分工，專职管生产、基建、政治工作等。为了讓所有的干部都抓得具体和深入，他又发动全厂干部实行“四包”，即包質量、产量、政治、安全。这些措施他都帶头貫徹，第一个从干部宿舍搬到了工人宿舍住，每天，光着双脚、穿着黑粗布褲，当远山还是一片黑色的时候就到了工地；月亮从山背后升起已經很久还在工地，完全象工人一样参加建爐、生产，所不同的是他还发现问题，指导生产。厂里的十多个干部看到了他的榜样，終于也全部把行李从干部宿舍搬进了工人宿舍，由过去工人上班了，干部才揉着眼起床的状况，变为和工人一起作息。

（原載1958年10月5日“南方日报”）

爐 前 帥

关振东

魯副部長的床头有一个小窗，从那兒望出去，可以总览整个土爐工地，六十座土高爐全收眼底。所謂小窗，說的确切点就是在竹筴上挖开一个小孔洞。尽管一日二十四个小时，他只能睡那么五、六个鐘头，但仍然睡不穩，一醒就朝孔洞外望，一发现問題，就跳下床去研究，去解决。怪不得人們談起魯副部長，慣用這句話称贊他：手到、脚到、眼到、口到、心到。

在这个土爐工地上，人們知道他是“魯副部長”，还是最近的事情。原先，人們看見他老是穿着背心短褲，赤着脚，跟民工一起舂爐身、打爐缸，爬上脚手架上砌爐喉，以为他是一个技工。繼后，看見他整天在工地上奔走，左看右看，問這問那，有时在爐身上摸摸，有时鑽进爐缸去瞧瞧，人們又以为他是別地派来这兒学习建爐的民工。有一回，他到跃进連去参加舂爐身，有一个民工以为他想来学习，便指手划脚地教起他来，結果是一个南腔，一个北調，說了一通，还是个不清楚，只好一笑了之。一直到后来，大家听见干部們都叫他“魯部長”，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中共韶关地委工业部的副部長魯子青同志。

說魯子青同志是来学习的，那也未始不可。九月中旬，

当他来这儿的时候，韶关專区的鋼鉄生产，正是碰到困难：土爐的式样、规格未解决，不少土爐建成了却出不了鉄。这些問題都要得到切实的答案，于是他就背起背囊，来到这个專区的重点——清远县洲心人民公社煉鉄厂（当时还是洲心乡）。

洲心煉鉄厂早在六月下旬便已开始建爐，当时只是参考洋爐的式样，无师自通地建了五座“非驢非馬”的土爐。那些爐由爐身到爐喉，全是用泥舂成的，爐身还开了三个风口，建成后落料一烧，不行，爐身破裂了，渣口堵塞了。后来一連修改了三次，还是无效。負責领导建爐工作的洲心乡基层党委委員陈广祥，只好撒开手，帶了四个技工到湖南省邵东县金华煉鉄厂寻师去。湖南式的土爐，的确比本地的先进得多，人家是用泥来舂爐身，用泥砖砌爐喉的，爐身只有三个品字形的出鉄口、风口和渣口。陈广祥等参观后，也觉得这种式样好，回来便按这个规格建起了一个。可是刚刚把模板抽开，还未焙爐，爐身就破裂了。“唉，真是枉費心机！”工地上的领导干部跟人們賴以作技术指导的技工們，都陷入了苦惱。

正在这个时候，魯子青同志来到了这个工地，当他听过了陈广祥汇报的情况后，就即刻帶了陈广祥和几个技工到现场去看个究竟。这座爛爐确实糟得很，爐身爆开了几条手指来粗的裂縫，是什么原因呢？魯子青同志細心观察了爐身，就抓起一把泥土，捏碎，一捏泥土顿时粉碎，原来这些黃泥粘性很少，泥質松弛，比不得人家湖南的黃泥又粘又韌。按图索驥，当然要失败了。他們經過研究后，便决定用黃泥、

白粘土、沙和炭粉混合起来，加重泥土的粘度。为了試驗和做出个榜样給民工們看，魯子青还同这个乡鋼鐵領導小組的三个基委和几个技工，亲自建一座党委試驗爐。真的，用这种混合泥舂成的爐身，都很結实光滑。以后在打爐缸的时候，他发现三合土水分太多，收縮性大，就又亲自搓了一团給民工們看，照着那个模样办事。从此，建起的土爐都很少破裂了，建爐工作也就順利展开了。到9月23日，就有五座土爐开始焙爐了。

焙爐，这是一种比綉花还細致的工作，火力太猛了，爐缸里的三合土批挡就会破裂；而爐缸是多么重要啊！它要承受起一千七百度热，是鉄水熔汇的地方。可是民工貪图方便，往往就忽略了这点，一下就架滿了一爐柴。因此，在那些日子，魯子青同志老是放心不下，常常到那里去检查，焙爐一歇，就鑽进修理口去用手摸，看看爐缸有沒有爆裂。一夜，他从床头的小孔洞望出去，发现有几个爐的火苗很盛，就連忙跳下床跑到那兒一看，嘿，原来負責看火的民工都打瞌睡了，他搖醒了他們，帮他們减除了一些柴，以后又訂出了一个焙爐的責任制，指定两个人負責一个爐，輪流值班，保証把热度維持在八十到一百度左右。他这种艰苦深入的精神，使民工們感动极了，以后在工地上常常可以听到人們这样的對話：“魯部長都那么艰苦，我們还能不积极？”“要認真些才成，你看魯部長……”就这样，在民工們的拼命劳动下，只奋战了五个日夜，在这个荒漠的山坡上，就矗立起六十座土高爐。

9月24日深夜三点半鐘，党委試驗爐开始点火了。全

工地的民工都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这第一爐鉄水的誕生。自然，这中間更紧张的还是魯子青和陈广祥这些领导干部。他們戴起鋼工鏡，亲自拉风箱，舞火棒，眼睛紧盯着爐火。爐火是白黃色的，火舌伸得很直，渣口源源不断地吐出了紅色的唾沫。这些表明，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根据湖南金华厂的經驗，烧六个到八个鐘头，就有鉄水流出的了，他們的一切都是按照金华厂的规格进行的，自然出鉄的时间也一样。他們兴奋地在工作着，焦急地瞅着挂在鄰爐上的自鳴鐘。自鳴鐘的指針挪动得太慢了，好不容易才指到了九点三十分。“喂，瞧瞧吧。”他們屈了一下手指，算算已經够六个鐘头了，就急不及待地把出鉄口盤开了。呃，沒有，連渣水也沒有有一点流出来。“还未到八个鐘头吧！”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十一点半鐘。可是，十二点敲过了，一点也敲过了，仍然沒有一滴鉄水的影子。有些围在爐边等着看熱鬧的民工，失望地搖搖頭，走开了，有些人建議打電話到本县通用机械厂去請師傅来。魯子青同志也急坏了。是不是爐缸不合尺寸呢？是不是三合土批挡不好呢？是不是配料比例不合呢……腦子里迸出了成堆的問号。他根据这些疑問，逐一检查了渣口、出鉄口、风口，都沒有发现啥毛病，火苗噴得很直，渣水畅通无阻，爐缸里也沒有結渣，这些情况，把上述的疑問通通推翻了。“可能是风力不够罢？”这时，陈广祥記起了到湖南参观的情形，人家的火苗到后期是青白色的，但这里烧了十多个鐘头还是白黃色的。于是，他們就再次仔細检查了风箱和风管。真的，风箱拉起来很吃力，这說明风嘴可能被渣水堵塞了；风管过仰，风朝上面吹去了，爐缸的

热度不够高。他們馬上把风管拆开，放平些，把风嘴挖通，同时又把落炭的时间縮短了。这回只烧了半点鐘，火就变成青白色了；再过半个鐘头，一股青白色的热流，象缺了陂头的溪水一涌就涌出来了。“呵！出鉄啦！”全工地上的民工都跑来了，欢呼声，鼓掌声持續了好几分鐘。魯子青同志也舒了一口气，但他还未完全放心，一直守候到中午，看过第二爐、第三爐都很正常，而且出鉄量由第一爐的十六斤到三十六斤到六十二斤，才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工棚去休息。当他一觉醒来，习惯地从枕边的小孔洞望出去，工地上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党委試驗爐的鉄水，按着時間，一次又一次地源源傾瀉，六十座土高爐威武地屹立在浴滿了斜阳的山坡上，一縷一縷的細烟，从爐腹里騰出，飘呀飘的。

最近，魯副部長从建爐、出鉄問題里面鑽了出来，又鑽进另外一些新問題里去。這些問題是：爐子都出鉄后，燃料怎么解决？来了那么多人，怎么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劳动組織整頓好，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很快便放出大面积的高产卫星呢？

（原載1958年10月19日“南方日报”）

鋼鐵姑娘——馬蘭香

鍾 川

“馬蘭花”

人們都喜欢將馬蘭香叫作馬蘭。后来，村子里放了一幕电影“馬蘭花开”；于是，人們又叫她做“馬蘭花开”了。人們这样叫她，倒不是由于她的名字和电影的女主角的名字相同，而是由于她們的性格确实是太一致了。馬蘭香今年二十三岁，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员。她是紫金县黃塘人民公社第三营的煉鉄女战士，是紫金县第一个能掌握高爐煉鉄的女看爐师。我去訪問她的时候，她正站在一千多度高溫的爐旁煉鉄。她的眼睛布滿了因熬夜而产生的血絲，但閃耀着勇敢的、智慧的光芒。她說：“我已經爱上了爐子，鉄水就是我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党給我的。”

敢！

那是八月下旬的事了。一个平凡的晚上，第三营的女战士们們开了一个辯論会。全营七十多个青年妇女都来了，大家吵吵鬧鬧、熙熙攘攘。有人說：“煉鉄嘛，那是男人的事！”有人說：“过去我們妇女連爐厂也不准到呀，說是一到爐厂，鉄水就不流了。”可是馬蘭香却大声地說：“什么話？难道

建設社会主义也只仅是男人的事？”她象受了侮辱似地繼續說：“煉鉄是全民的事，男人能干的我們女人也能干！”一个叫做余亞蓮的妇女問道：“馬蘭，你敢帶头拿水杓柄嗎？”

“敢！”馬蘭香坚决地回答。于是，一种为鋼鉄而战，为妇女爭荣誉的气氛籠罩了整个会场。接着，大家便爭相报名参加煉鉄。报名的人太多了，党支部經過研究，只批准了十二个人。

一 场 风 波

妇女要搞煉鉄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营。有一些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的人冷言冷語起来了。有人說：“你們別这样欢喜，到头来还是煉不出鉄的。”还有人說：“我搞了一輩子鍋厂了，我母亲也不敢讓她进鍋厂去！她們竟敢自己煉鉄，这岂不是笑話！”也有人說：“女人搞煉鉄，这不是想玩月光嗎？”这些话传到刘秋容的家婆耳朵里去了。刘秋容是被批准去煉鉄的。这可惹惱了她的家婆。于是，当刘秋容回来的时候，她的家婆迎头就將她罵得淋漓尽致。刘秋容被罵得哭了一场又一场，只好跑来找馬蘭香。馬蘭香鼓励了刘秋容一番；第二天，馬蘭香来到刘秋容的家里去說服她的家婆。平时对馬蘭香頂亲热的刘秋容的家婆，这时却开口就罵馬蘭香为什么要帶她的媳妇去煉鉄；是想帶坏她嗎？馬蘭香见势头不对，任她痛罵了一頓以后才慢慢对这位老人家解說煉鉄的意义，說明煉鉄是好事，不是坏事。终于將这位着了火的老人劝住了。老婆婆最后只好說：“去就去吧！”

三天三夜

建爐开始了。馬蘭香帶着十一个青年妇女来到了建爐的地方。但是，这里却是一片荒蕪，除了已經建起的一个男子高爐和杂草以外，什么也沒有。她和大家跑遍整个村子，发动全营妇女为女高爐献砖献料。一瞬間，她們就征集到了四千多块火砖、一万五千多块瓦以及二百多条树。可是，那二百多条树都是在山上的。当她們到山上去砍树时，天正下着雨。馬蘭香被雨水淋得病了，但是她沒有告訴大家，还是坚持着。山間的羊肠小道又窄又滑，一不小心就要翻下悬崖。但是，她們終于將所有的木材都搬回来了。

党支部派了全营最有經驗的老技工鍾佛先来帮助她們建爐。在鍾佛先的帮助下，她們苦战了三天三夜爐子便建好了。面对着这座一丈多高的爐子，馬蘭香可真是欢喜呀，可是，爐子建好了，她們却不会做风箱。沒有风箱是煉不成鉄的。她們正在苦惱着的时候，先前还是反对她們向她們說风凉話的鍾云輝，这时被这群鋼鉄姑娘的那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感动了。他將自己保存着的一条风箱送給了这群可爱的姑娘。

心比爐火热

要煉鉄，要鉄水在妇女的高爐中馴服地流出来，这就要有煉鉄技术。于是她們就在休息時間，到旁边的那座男子爐去学拉风。事有湊巧，正是她們学拉风的那一次，却打了一个“牙头”（事故之一）。于是，有些人又說了：“不是嗎，我說女人一到鉄水就不流了。”这时，有些妇女听到这些

話，猶豫起來了，連陳菊梅也對馬蘭香說：“馬蘭，頭都洗濕了，你說剃不剃好呢？”但是，馬蘭香卻沒有動搖，她向大家說：“怕什麼，有黨支持我們！有了黨，我們什麼也能搞成功。”果然，黨出來說話了。黨委書記曾善林向大家解釋：“這次‘打牙頭’不是婦女拉風造成的，是因沒有炭，放了木柴作燃料，熱度不高才造成的。”曾善林又對這群婦女說：“不怕，黨支持你們！”於是，這群女鋼鐵戰士的心中熊熊的火焰燃燒得更加旺盛了。爐子建好以後，她們就開始了煉鐵。最初，她們是學拉風、上料。拉風這還好些，腳步走熟就行了。可是，上料卻不那么簡單，一到爐頂，一陣風來，火焰便向她們卷過來，頭髮眉毛也便燃着了。可是，有什麼能難倒這群倔強的姑娘呢？她們心中的火焰比爐子裡的火焰更灼熱呵！拉風，上料這一關，她們順利地跨過了。

燒死也要學會

馬蘭香跨過了這一關以後，便向技師鍾佛先學看水（當爐長）。鍾佛先答應了這個熱情的要求。但是，另一些人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保守派又出來說話了：“學看水她們就學不了的。火屎會將她們燒死呀！”馬蘭香怎麼回答呢？她說：“燒死了也要學會。”還有人說：“你學得會？吃三籮炭末、担三年爐渣屎也學不會呀！”馬蘭香又答道：“吃四籮炭末、担四年爐渣屎總可以學會了吧！學到老總可以學會了吧！”這一來，保守派只好在這個青年的姑娘面前啞口無言。馬蘭香操縱起爐門棍來了。第一次站在出渣口，灼熱的氣流向外噴涌，夾雜着鐵水的通紅的炭末向外飛濺，她的腳